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游宦紀聞卷七

宋 張世南 撰

沅芷黎溪硯紫者類端石而無眼有金束腰眉子紋間
有潤者其初甚發墨久而復滑或磨以細石乃仍如
新有色綠而花紋如水波者有色黑而金星者有生
自然銅於石中琢以為北斗三台之類者有生白線
當中而為棊樣者其類不一慶元間單路公煒字丙

文始創為硯以遺故舊今遂盛行終在端歙之下單
雖西班乃中原故家居黔陽好古博雅所蓄奇玩甚
富仍精於別辨平生俸入盡費於此學小王書筆法
尤妙始習補之梅而自成一家吾鄉姜堯章學書於
單姜帖今亦少有世南嘗藏姜一帖正與單論劉次
莊輩十數家釋帖非是又云吾帖中只張芝秋涼帖
鍾繇宣示帖皇象文武帖王廙小字二表皆在右軍
之上其說尤親有絳帖平二十卷恨未之見也

嘉定甲申夏有持潁濱先生帖十數幅求售蹤跡所自
知非贗物明甚有黃樓賦一篇讀之其間前則項籍
劉戊一句中觀濶文作劉備潁濱集作劉季觀濶文
注云徐州牧陶謙病篤謂別駕糜竺曰非劉備不能
安此邦及謙死竺率州人迎先主先主未敢當陳登
孔融曉諭之先主遂領徐州劉戊乃楚元王交之子
也漢六年既廢楚王信分其地為二國立劉賈為荆
王交為楚王王薛郡東海彭城三十六縣先有功也

及薨戊嗣稍淫暴遂應吳王反起兵會吳與周亞夫
戰絕吳糧道士飢吳王走戊自殺彭城即徐州先生
之意蓋以此也不知當來作劉備劉季而後來易以
戊耶或傳寫訛謬而意其為備為季耶要當以先生
手書為定也

已丑孟秋訪一親舊出示古物數種皆所未見一刀長
可七八寸微彎背之中有細齒如鋸末有環子退而
考諸傳記乃知其為削考工記築氏為削長尺博寸

合六而成規此所以微彎也鄭氏謂之書刀以滅青
削槩如仲尼作春秋筆削是也蕭曹皆秦刀筆吏師
古曰刀所以削書也古用簡牒皆以刀筆自隨鄭氏
又謂三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大刀五分其金而錫
居二謂之削如此是刀與削分為二物也鄭氏曰刀
刀劍之屬削今之書刀孔安國曰赤刀赤刀削少儀曰刀
卻刃授穎削授拊鄭氏曰穎環也拊把也釋名曰刀到也
其末曰鋒若鋒刺之利也其本曰環形似環也然則

直而本環者刀也曲而本不環者削也予所謂有齒
如鋸者正釋名所謂若鋒刺之利者但其本有環又
不可名之以削古人製作精微必有所本更俟請教
於博洽君子云

包遜字敏道衆山先生之上足也寶慶丁亥為世南言
頃在臨安謁魏舍人了翁蒙予進因出雲萍錄令書
包有六子皆從心其間名協者舍人指曰此非從心
乃是從十有館客李文留心字學數十年矣待為叩

之少選李至遂及此云其義有二從十乃衆人之和
是謂協和萬邦之協從心乃此心之和是謂三后協
心之協世南嘗以語士大夫間有云恐出臆斷後閱
集韻果如前所云是知作字偏旁不可毫髮之差李
丈名肩吾眉人學問甚富世南嘗識之云

坡公元豐七年自黃量移汝海五月訪張文定公於瑞
七八月間留連金陵過陽羨九月抵宜興通真觀側
郭知訓提舉宅即公所館往年邑簿朱冠卿續編圖

經云五十五里地名黃土村坡公嘗與董秀才步田至焉地主以酒見餉謂坡曰此紅友也坡言此人知有紅友不知有黃封真快活人也田主有曹姓者已鬻而造訟有司已察而斥之坡公移牒以田歸之邑人慕容揮嗜酒好吟不務進取家於城南所居有雙楠並植如蓋東坡訪之目為雙楠居士長橋元豐元年火四年邑宰褚理復立榜曰欣濟東坡過之為書曰晉周孝侯斬蛟之橋刻石道傍崇寧禁錮沈石水

中不知所在

諸香中龍涎最貴重廣州市直每兩不下百千次等亦五六十年係番中禁權之物出大食國近海傍常有雲氣罩山間即知有龍睡其下或半載或二三載土人更相守視俟雲散則知龍已去往觀必得龍涎或五七兩或十餘兩視所守人多寡均給之或不平更相讐殺或云龍多蟠於洋中大石卧而吐涎魚聚而嗜之土人見則沒而取得又一說大洋海中有渦旋

處龍在下湧出其涎為太陽所爍則成片為風飄至岸人則取之納官予嘗扣泉廣合香人云龍涎入香能收斂腦麝氣雖經數十年香味仍在嶺外雜記所載龍涎出大食西海多龍枕石一睡涎沫浮水積而能堅鮫人採之以為至寶新者色白稍久則紫甚久則黑又一說云白者如百藥煎而膩理黑者亞之如五靈脂而光澤其氣近於臊似浮石而輕或云異香或云氣腥能發衆香氣皆非也於香本無損益但能

聚烟耳和香而用真龍涎焚之則翠烟浮空結而不散坐客可用一翦以分烟縷所以然者蜃氣樓臺之餘烈也又一說云龍出沒於海上吐出涎沫有三品一曰汎水二曰滲沙三曰魚食汎水輕浮水面善水者伺龍出沒隨而取之滲沙乃被濤浪飄泊洲嶼凝積多年風雨浸淫氣味盡滲於沙土中魚食乃因龍吐涎魚競食之復化作糞散於沙磧其氣腥穢惟汎水者可入香用餘二者不堪曲江鄧灝以為就三說

較之後說頗是諸家之論不同未知孰當以愚見第一說稍近

天地萬物莫逃乎數知數之理莫出乎易知易之妙惟康節先生其學無傳觀皇極經世書概可見矣此外有所謂太乙數能知運祚災祥刀兵水火陰晴風雨又能以之出戰守城傍門小法亦可知人命貴賤渡江後有此客同州免解進士王湜潛心此書作太乙肘後備檢三卷為陰陽二遁繪圖一百四十有四上

自帝堯以來至紹興六年丙辰凡三千四百九十二年皆隨六十甲子表以分野如通鑑編年前代興亡歷歷可考然自古及今應者雖多不應者亦或有之景祐間命司天楊維德脩五福太乙占書考驗行度亦為精詳其間云自石晉天福四年己亥歲入東北遼東分至國朝雍熙元年甲申歲入東南吳分至天聖七年己巳歲入西南蜀分後人繼加考算至熙寧七年甲寅歲入中宮洛陽分至宣和元年己亥歲入

西北西河分至隆興二年甲申歲入東北遼東分至
嘉定二年己巳歲入東南吳分向後至甲寅年入西
南秦分上來五福太乙所臨之分自合太平至治今
推而上之後周宣帝元年己亥歲至唐高祖武德六
年癸未歲五福太乙在西南凡四十五年中更隋唐
禪代之變正在本宮分野又自唐宣宗大中三年己
巳歲至昭宗景福二年癸丑歲五福太乙在中宮凡
四十五年中更僖宗廣明黃巢之變中國之禍甚慘

既曰五福所臨何為又却如此本朝興國九年有方士楚芝蘭言五福今照吳分上命建太乙宮於京城外之蘇村芝蘭為春官正又命宰臣張齊賢醮享之然其所以不應者亦有說王湜跋肘後備檢立論甚通其說云后羿寒浞之亂得陽九之數七赧王衰微得陽九之數八桓靈卑弱得陽九之數九煬帝滅立得陽九之數十周宣王父厲而子幽得百六之數十二敬王時吳越相殘海內多事得百六之數十三秦

滅六國得百六之數十四東晉播遷十六國分裂得百六之數極而反於一五代亂離得百六之數三此皆所應者也舜禹至治萬世所師得百六之數七成康刑措四十餘年得百六之數十一小甲雍已之際得陽九之數五而百六之數九庚丁武乙之際得陽九之數六武丁享國五十九年得百六之數八盤庚小辛之際得百六之數十明帝章帝繼先武而臻泰定得百六之數十五正觀二十三年近世所謂太平

得百六之數二此皆所不應者也福應集云唐武德七年甲申五福太乙入中宮洛陽之分繼有正觀之治遂以此為福應然宣懿僖昭之際再入中宮而正觀之治何不復舉又云唐昭宗天祐四年丁卯四神太乙入六宮雍州之分而昭宗禪位於梁遂以此為福應然開元十六年亦入六宮乃太平極治與正觀比以至夏桀放於南巢商紂亡於牧野王莽篡漢祿山亂唐陽九百六之數皆不逢之此其何故也余嘗

深究其所以然者周公問太公何以治齊曰舉賢而尚功周公以之為強臣之漸太公問周公何以治魯曰親親而尚恩太公以之為浸弱之基是以聖人推三代損益而百世可知大抵天下之事因緣積累固有繫於人事未必盡由天理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技拘然執此以為不可改易乃術士之蔽非儒者之通論善言天地者以人事善言人事者以天地豈可蔽於天而不知人乎古之善為政者尚

以知變為賢况冥冥之中奉行天地號令或主吉或
主凶皆本於天地之一氣安有固而不知變者以堯
舜禹為君臣文武周公為父子雖遇陽九百六之數
越理而降以禍必不其然自此而下其他不能詳知
者皆可以類推也色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聲
不過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聽太乙不過十神十精四
計之類彼其周流於天地間始而有終終則復始古
既不異於今今亦不異於古然上古至治終不可復

又中間盛衰興廢亦不可循前而取豈非人事之不齊故應之者亦不一耶術固有之太乙考治人君之善惡臨有道之國則昌臨無道之國則亡有天下國家者可不謹哉已上皆王說蓋太乙數中專考陽九百六之數以四百五十六年為一陽九二百八十八年為一百六陽九奇數也為陽數之窮百六偶數也為陰數之窮大抵歲運值之終有厄會洪文敏公五筆中載陽九百六之說與此不同本朝康定庚辰慶

深究其所以然者周公問太公何以治齊曰舉賢而尚功周公以之為強臣之漸太公問周公何以治魯曰親親而尚恩太公以之為浸弱之基是以聖人推三代損益而百世可知大抵天下之事因緣積累固有繫於人事未必盡由天理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技拘然執此以為不可改易乃術士之蔽非儒者之通論善言天地者以人事善言人事者以天地豈可蔽於天而不知人乎古之善為政者尚

歷辛巳間西羌方熾天下騷動詔求有文武材可用者叅政宋綬侍讀林瑀皆以徐復薦至仁宗訪以世務復曰今年氣運類唐德宗居奉天時上驚曰何至爾耶復曰德宗性忌刻其德與凶會陛下恭儉仁恕屈已容物雖時與德宗同而德與德宗異運雖凶無能為也此說正與王湜之論合故并紀之

游宦紀聞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游宦紀聞卷八

宋 張世南 撰

黃公銖字子厚富沙浦城人與朱文公為交友長於詩
劉潛夫宰建陽刻其穀城集於縣齋黃之母筆力甚
高世南嘗見黃親錄詞稿今載於此云先妣冲虛居
士少聰明穎異絕人於書史無所不讀一過輒成誦
年三十先君捐棄即抱貞節以自終平生作為文章

詩辭甚富晚遭回祿燬藝無餘此詞數篇皆膾炙在
人者因訪求得之適予與景紹主簿兄有好且屢見
索敬書以贈紹興三年中春二十有四日黃銖識景
紹則太參鄭公昭先也其一滴滴金云月光飛入林
前屋風策策度庭竹夜半江城擊柝動寒梢棲宿等
閒老去年華促祇有江梅伴幽獨夢繞夷門舊家山
恨驚回難續其二序云力脩寶學賢表宴胡明仲侍
郎遣歌姬來乞詞作醉蓬萊令歌之看鷗翻波濺蘋

歷辛巳間西羌方熾天下騷動詔求有文武材可用者叅政宋綬侍讀林瑀皆以徐復薦至仁宗訪以世務復曰今年氣運類唐德宗居奉天時上驚曰何至爾耶復曰德宗性忌刻其德與凶會陛下恭儉仁恕屈已容物雖時與德宗同而德與德宗異運雖凶無能為也此說正與王湜之論合故并紀之

游宦紀聞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游宦紀聞卷八

宋 張世南 撰

黃公銖字子厚富沙浦城人與朱文公為交友長於詩
劉潛夫宰建陽刻其穀城集於縣齋黃之母筆力甚
高世南嘗見黃親錄詞稿今載於此云先妣冲虛居
士少聰明穎異絕人於書史無所不讀一過輒成誦
年三十先君捐棄即抱貞節以自終平生作為文章

詩辭甚富晚遭回祿燬藝無餘此詞數篇皆膾炙在
人者因訪求得之適予與景紹主簿兄有好且屢見
索敬書以贈紹興三年中春二十有四日黃銖識景
紹則太參鄭公昭先也其一滴滴金云月光飛入林
前屋風策策度庭竹夜半江城擊柝動寒梢棲宿等
閒老去年華促祇有江梅伴幽獨夢繞夷門舊家山
恨驚回難續其二序云力脩寶學賢表宴胡明仲侍
郎遣歌姬來乞詞作醉蓬萊令歌之看鷗翻波濺蘋

未風輕水軒消暑雲疊竒峰破桐陰亭午列岫連環
湍泉鳴玉對幅巾芒屨况有清時風流故人劇譚揮
麈才冠一時論高兩漢書扇豪蹤吐鳳辭語畫錦歸
來慶長年老母且盡綠尊莫懷歸興聽扇歌高舉會
見登庸泥封詔下促朝天去具三菩薩蠻闌干六曲
天圍碧松風亭下梅初白臘盡見春回寒梢花又開
曲瓊閒不卷沈燎看星轉凝竚小裴回雲間征鴈來
其四序云葛氏姪女子告歸作少年游送之雨晴雲

斂烟花澹蕩遙山凝碧驅車問征路賞春風南陌正
雨後梨花幽艷白悔忽忽過了寒食歸家漸春暮探
酴醿消息其五序云季温老友歸樵陽人來問書因
以為寄秋寂寞秋風夜雨傷離索傷離索老懷無奈
淚珠零落故人一去無期約尺書忽寄西飛鶴故人
何在水村山郭其六醉思仙晚霞紅看山迷暮靄烟
暗孤松動翩翩風袂輕若驚鴻心似鏡鬢如雲弄清
影月明中謾悲涼歲冉冉華潛改衰容前事銷凝

久十年光景忽忽念雲軒一夢回首春空綵鳳遠玉
簫寒夜悄悄無窮歎黃塵久埋玉斷腸揮淚東風

朱文公晚年居考亭便著野客服有位榜云滎陽呂公
嘗言京洛致仕官與人相接皆以閒居野服為禮而
歎外郡或不能然其指深矣衰朽無狀雖幸已叨誤
恩許致其事而前此或蒙賓客不鄙下訪初未敢遽
援此例便以老大自居近緣久病艱於動作詘伸俯
仰皆不自由遂不免遵用舊京故俗輒以野服從事

然而上衣下裳大帶方屨比之涼衫自不為簡其所
便者但取束帶足以為禮解帶可以燕居免有拘絆
纏繞之患脫著疼痛之苦而已切望深察恕此病人
且使窮鄉下邑得以復見祖宗盛時京都舊俗其美
如此亦補助風教之一端也至於筋骸攣縮轉動艱
難迎候不時攀送不及區區之意亦非敢慢并冀有
以容之為大幸也

世南從三山故家見朱文公一帖云講明正學其道必

未風輕水軒消暑雲疊竒峰破桐陰亭午列岫連環
湍泉鳴玉對幅巾芒屨况有清時風流故人劇譚揮
麈才冠一時論高兩漢書扇豪蹤吐鳳辭語畫錦歸
來慶長年老母且盡綠尊莫懷歸興聽扇歌高舉會
見登庸泥封詔下促朝天去具三菩薩蠻闌干六曲
天圍碧松風亭下梅初白臘盡見春回寒梢花又開
曲瓊閒不卷沈燎看星轉凝竚小裴回雲間征鴈來
其四序云葛氏姪女子告歸作少年游送之雨晴雲

斂烟花澹蕩遙山凝碧驅車問征路賞春風南陌正
雨後梨花幽艷白悔忽忽過了寒食歸家漸春暮探
酴醿消息其五序云季温老友歸樵陽人來問書因
以為寄秋寂寞秋風夜雨傷離索傷離索老懷無奈
淚珠零落故人一去無期約尺書忽寄西飛鶴故人
何在水村山郭其六醉思仙晚霞紅看山迷暮靄烟
暗孤松動翩翩風袂輕若驚鴻心似鏡髻如雲弄清
影月明中謾悲涼歲冉冉華潛改衰容前事銷凝

久十年光景忽忽念雲軒一夢回首春空綵鳳遠玉
簫寒夜悄悄無窮歎黃塵久埋玉斷腸揮淚東風

朱文公晚年居考亭便著野客服有位榜云滎陽呂公
嘗言京洛致仕官與人相接皆以閒居野服為禮而
歎外郡或不能然其指深矣衰朽無狀雖幸已叨誤
恩許致其事而前此或蒙賓客不鄙下訪初未敢遽
援此例便以老大自居近緣久病艱於動作詘伸俯
仰皆不自由遂不免遵用舊京故俗輒以野服從事

然而上衣下裳大帶方屨比之涼衫自不為簡其所
便者但取束帶足以為禮解帶可以燕居免有拘絆
纏繞之患脫著疼痛之苦而已切望深察恕此病人
且使窮鄉下邑得以復見祖宗盛時京都舊俗其美
如此亦補助風教之一端也至於筋骸攣縮轉動艱
難迎候不時攀送不及區區之意亦非敢慢并冀有
以容之為大幸也

世南從三山故家見朱文公一帖云講明正學其道必

本乎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灑掃應對以往修其孝悌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勵漸磨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脩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舍近而趨遠處下而闕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

世南於紀聞首端嘗論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之說以

求教於白鹿胡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
天左旋日月五星右轉此古今歷家之說皆然也天
左旋之說信然矣日一日行一度月一日行十三度
有零日者陽之精而行遲月者陰之精而行反速大
抵陽健而陰順陽剛而陰柔健而剛者運行當速順
而柔者運行當遲今不特反是月之行乃過於日十
有二倍其理不通從來無人推見其所以然近時晦
庵朱文公解毛詩正月篇亦用舊說惟於楚詞天問

篇發其端而不詳其實天左旋日月亦左旋一晝夜以日之明晦為節日之行三百六十五度四分日之一則比天之旋少一周逐日所不及天之運以二十八宿計之分為度數蓋二十八宿及經星附天而行凝然不動可從而計其度數亦猶量地之里云至某州某郡若干里州郡有定所人莫不知姑借之以為限節也高麗國有九執厯正如此竊意厯家以數之少者易算日月天左旋數之不及者少取其易算故

假日月右轉也期三百六旬有五日又四分日之一
堯典特舉成數而言耳以之均為十二月則多六日
無所歸故又每歲作五六小盡取其贏而湊足多之
數是以五年必有兩閏以定每歲三百六旬有六日
之成數也雖是除閏月每歲只三百六旬有四五日
只有二十四氣前後相去皆三百六十五六日也胡
學於文公者多見前輩論議皆有所本故復記於此
雲林先生黃長睿云饅頭當用稷字見東哲餅賦興元

本乎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灑掃應對以往修其孝悌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勵漸磨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脩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舍近而趨遠處下而闕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

世南於紀聞首端嘗論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之說以

求教於白鹿胡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
天左旋日月五星右轉此古今歷家之說皆然也天
左旋之說信然矣日一日行一度月一日行十三度
有零日者陽之精而行遲月者陰之精而行反速大
抵陽健而陰順陽剛而陰柔健而剛者運行當速順
而柔者運行當遲今不特反是月之行乃過於日十
有二倍其理不通從來無人推見其所以然近時晦
庵朱文公解毛詩正月篇亦用舊說惟於楚詞天問

篇發其端而不詳其實天左旋日月亦左旋一晝夜以日之明晦為節日之行三百六十五度四分日之一則比天之旋少一周逐日所不及天之運以二十八宿計之分為度數蓋二十八宿及經星附天而行凝然不動可從而計其度數亦猶量地之里云至某州某郡若干里州郡有定所人莫不知姑借之以為限節也高麗國有九執厯正如此竊意厯家以數之少者易算日月天左旋數之不及者少取其易算故

假日月右轉也期三百六旬有五日又四分日之一
堯典特舉成數而言耳以之均為十二月則多六日
無所歸故又每歲作五六小盡取其贏而湊足多之
數是以五年必有兩閏以定每歲三百六旬有六日
之成數也雖是除閏月每歲只三百六旬有四五日
只有二十四氣前後相去皆三百六十五六日也胡
學於文公者多見前輩論議皆有所本故復記於此
雲林先生黃長睿云饅頭當用稷字見東哲餅賦興元

關表諸郡食肆所貨薑豉用僵字最為有理

予於荆澗高九萬處見蘇紹叟手書憶劉改之摸魚兒
一闋云望關河試窮遙眼新愁似絲千縷劉郎豪氣
今何在應是九疑三楚堪恨處便拚得一生寂寞長
羈旅無人寄語但弔衰傷桃邊松倚竹空憶舊詩句
文章事到底將身自誤功名難料遲暮鶉衣簞食年
年瘦受侮世間兒女君信否盡縣簿高門歲晚誰青
顧何如引去任槎上張騫山中李廣商略儘風度又

賦雨中花一闋云予往時憶劉改之尚未見之也數
日前忽聞改之去闕 悵惘殆不勝言因憶改之

每聚首愛歌雨中花悲壯激烈令人鼓舞輒倚此聲
以寓予思凡未忘吾改之者幸為我和之十載尊前
放歌起舞人間酒戶詩流盡期君凌厲羽翮高秋世
事幾如人意儒冠還負身謀歎天生李廣才氣無雙
不得封侯榆闕萬里一去飄然片雲甚處闕 州應悵
望家人父子重見無由隴水寂寥傳恨淚淮山宛轉

供愁這回休也燕鴻南北長隔英游紹叟有冷然詩
集十卷行於世

三山之俗立春前一日出土牛於鼓門之前若晴明自
晡後達旦傾城出觀巨室或乘轎旋繞相傳云看牛
則一歲利市三日游賢沙四日游天寧六日烏石山
之神光寺西湖之水晶宮逮暮始散此皆圖志所不
載也

洪文敏公容齋隨筆論人君壽考自三代而後惟梁武

帝八十三以侯景之禍幽辱告終至光堯太上皇
帝之福壽真可於天人中求之國朝大臣如樞相張
昇宮保趙概皆八十六陳文惠八十三杜祁公八十
一富鄭公八十文潞公獨九十二張文定公八十五
范蜀公曾宣靖蘇文定皆餘八十渡江後惟史越王
八十三周益公八十云

朱文公移簡輔漢卿云得趙昌父書以致政大夫見呼
此甚真實而又雅馴可為報同社諸人今後請依此

關表諸郡食肆所貨薑豉用僵字最為有理

予於荆澗高九萬處見蘇紹叟手書憶劉改之摸魚兒
一闋云望關河試窮遙眼新愁似絲千縷劉郎豪氣
今何在應是九疑三楚堪恨處便拚得一生寂寞長
羈旅無人寄語但弔衰傷桃邊松倚竹空憶舊詩句
文章事到底將身自誤功名難料遲暮鶉衣簞食年
年瘦受侮世間兒女君信否盡縣簿高門歲晚誰青
顧何如引去任槎上張騫山中李廣商略儘風度又

賦雨中花一闋云予往時憶劉改之尚未見之也數
日前忽聞改之去闕 悵惘殆不勝言因憶改之

每聚首愛歌雨中花悲壯激烈令人鼓舞輒倚此聲
以寓予思凡未忘吾改之者幸為我和之十載尊前
放歌起舞人間酒戶詩流盡期君凌厲羽翮高秋世
事幾如人意儒冠還負身謀歎天生李廣才氣無雙
不得封侯榆闕萬里一去飄然片雲甚處闕 州應悵
望家人父子重見無由隴水寂寥傳恨淚淮山宛轉

供愁這回休也燕鴻南北長隔英游紹叟有冷然詩
集十卷行於世

三山之俗立春前一日出土牛於鼓門之前若晴明自
晡後達旦傾城出觀巨室或乘轎旋繞相傳云看牛
則一歲利市三日游賢沙四日游天寧六日烏石山
之神光寺西湖之水晶宮逮暮始散此皆圖志所不
載也

洪文敏公容齋隨筆論人君壽考自三代而後惟梁武

帝八十三以侯景之禍幽辱告終至光堯太上皇
帝之福壽真可於天人中求之國朝大臣如樞相張
昇宮保趙概皆八十六陳文惠八十三杜祁公八十
一富鄭公八十文潞公獨九十二張文定公八十五
范蜀公曾宣靖蘇文定皆餘八十渡江後惟史越王
八十三周益公八十云

朱文公移簡輔漢卿云得趙昌父書以致政大夫見呼
此甚真實而又雅馴可為報同社諸人今後請依此

例也

何賢良名致字子一嘉定壬申游南嶽至祝融峰下按
嶽山圖禹碑在岫嶠山詢樵者謂米樵其上見石壁
有數十字何意其必此碑俾之導前過隱真屏復渡
一二小澗攀蘿捫葛至碑所為苔蘚封剝讀之得古
篆五十餘外癸酉二字俱難識韓昌黎所謂科斗拳
身薤葉披鸞飄鳳泊拏蛟螭而其形模果為奇特字
高潤約五寸許取隨行市買歷碎而模之字每摹二

雖墨濃澹不勻體畫却不甚模糊歸旅舍方湊成本
何過長沙以一獻曹十連彥約并柳子厚所作及書
般舟和尚第二碑以一揭座右自為寶玩曹喜甚牒
衡山令搜訪柳碑本在上封寺僧法圓申以去冬雪
多凍裂之禹碑自昔人罕見之反疑何取之他處以
誑曹何遂刻之岳麓書院後巨石但令解柳碑來匣
之郡庠而已

紹定癸巳七夕後一日予甥董若金忽語予云適有自

弋陽來者言縣境桃花步漁人入水見一物長八尺
博四尺有五寸約四百餘斤兩頭如燕尾腰有眼其
二圓其二如半月非鐵非石圖形以示云漁人昇至
縣市火復昇至桃花又火遷於神祠始息衆莫識予
應曰此不難別其制絕類岳陽樓下鐵枷必縣傍溪
中古有龍崇時得道之士如許旌陽者鑄為此物以
鎮塞妖蜃穴歲月深久水岳陽沙上數枚人以為厭
勝鐵枷或以為湖賊王麼斫石或云昔人拒敵鑱江

之具圖經皆疑其非或有博會者曰晉太康元年大
舉伐吳二月戊午王濬唐彬擊鼓丹陽監吳人於江
磧要害處並以鐵鎖橫截之以為必此物今觀弋陽
所出可名之鑠江之具乎以此驗彼厭勝之物明矣
德興邑廨有石刻二詩云仕宦之身天涯海畔行商之
身南州北縣不如田舍長拘見面門無官府身即疆
健麻麥徧地猪羊滿圈不知金貴惟聞粟賤夏新絹
衣秋新米飯安穩眠睡直千直萬我田我地我桑我

例也

何賢良名致字子一嘉定壬申游南嶽至祝融峰下按
嶽山圖禹碑在岫嶠山詢樵者謂米樵其上見石壁
有數十字何意其必此碑俾之導前過隱真屏復渡
一二小澗攀蘿捫葛至碑所為苔蘚封剝讀之得古
篆五十餘外癸酉二字俱難識韓昌黎所謂科斗拳
身薤葉披鸞飄鳳泊拏蛟螭而其形模果為奇特字
高潤約五寸許取隨行市買歷碎而模之字每摹二

雖墨濃澹不勻體畫却不甚模糊歸旅舍方湊成本
何過長沙以一獻曹十連彥約并柳子厚所作及書
般舟和尚第二碑以一揭座右自為寶玩曹喜甚牒
衡山令搜訪柳碑本在上封寺僧法圓申以去冬雪
多凍裂之禹碑自昔人罕見之反疑何取之他處以
誑曹何遂刻之岳麓書院後巨石但令解柳碑來匣
之郡庠而已

紹定癸巳七夕後一日予甥董若金忽語予云適有自

弋陽來者言縣境桃花步漁人入水見一物長八尺
博四尺有五寸約四百餘斤兩頭如燕尾腰有眼其
二圓其二如半月非鐵非石圖形以示云漁人昇至
縣市火復昇至桃花又火遷於神祠始息衆莫識予
應曰此不難別其制絕類岳陽樓下鐵枷必縣傍溪
中古有龍崇時得道之士如許旌陽者鑄為此物以
鎮塞妖蜃穴歲月深久水岳陽沙上數枚人以為厭
勝鐵枷或以為湖賊王麼斫石或云昔人拒敵鑱江

之具圖經皆疑其非或有博會者曰晉太康元年大
舉伐吳二月戊午王濬唐彬擊鼓丹陽監吳人於江
磧要害處並以鐵鎖橫截之以為必此物今觀弋陽
所出可名之鑠江之具乎以此驗彼厭勝之物明矣
德興邑廨有石刻二詩云仕宦之身天涯海畔行商之
身南州北縣不如田舍長拘見面門無官府身即疆
健麻麥徧地猪羊滿圈不知金貴惟聞粟賤夏新絹
衣秋新米飯安穩眠睡直千直萬我田我地我桑我

梓只知百里不知千里我飢有糧我渴有水百里之
官得人生死孤兒寡婦一張白紙入著縣門寃者有
理上官不嗔民即歡欣上官不富民免辛苦生我父
母養我明府苗稼萋萋曷東曷西父母之鄉天子馬
蹄沙隨先生過豫章之進賢手書於旅舍後三十年
門人程廻授邑於茲既受代始於郡中得之而真蹟
不復存矣友人高季安會承是邑季安先生姻戚也
因託刻於石先生下世七年矣噫廻跋此詩始刻於

進賢再刻於德興丙子巨浸出於泥滓中石斷字漫邑
宰潘傳重刻之世南愛其言近而意切懼其碑之復
淪故紀於此

雪峰為刹與徑蔣諸山相甲乙懿宗咸通十一年僧義
存開山創寺乾符二年賜號真覺禪師傳道德山五
祖寺有木毬相傳謂常受真覺役使呼僕役客毬皆
自往來嘉泰間寺災毬忽滾入池中得不壞山周遭
百里間皆齋音竹筍味極甘美寺衆自三月至五六

月猶饜飶亦覺所植也

游宦紀聞卷八

梓只知百里不知千里我飢有糧我渴有水百里之
官得人生死孤兒寡婦一張白紙入著縣門寃者有
理上官不嗔民即歡欣上官不富民免辛苦生我父
母養我明府苗稼萋萋曷東曷西父母之鄉天子馬
蹄沙隨先生過豫章之進賢手書於旅舍後三十年
門人程廻授邑於茲既受代始於郡中得之而真蹟
不復存矣友人高季安會丞是邑季安先生姻戚也
因託刻於石先生下世七年矣噫廻跋此詩始刻於

進賢再刻於德興丙子巨浸出於泥滓中石斷字漫邑
宰潘傳重刻之世南愛其言近而意切懼其碑之復
淪故紀於此

雪峰為刹與徑蔣諸山相甲乙懿宗咸通十一年僧義
存開山創寺乾符二年賜號真覺禪師傳道德山五
祖寺有木毬相傳謂常受真覺役使呼僕役客毬皆
自往來嘉泰間寺災毬忽滾入池中得不壞山周遭
百里間皆齋音竹筍味極甘美寺衆自三月至五六

月猶饜飶亦覺所植也

游宦紀聞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游宦紀聞卷九

宋 張世南 撰

世南近於三山郡齋獲觀龍眠所作奉節圖後題云景
丈老兄持節守大名從迂吏以訪別念非仁者不能
以言為贈贈之以佛衣綾而不受贈之以紋殺而不
受戲作奉節圖以見分手之拳拳然朝廷委寄之重
雅歌長嘯無復愧於古人矣元祐坤成節日龍眠山

中人李公麟書景文即劉季孫也平之子東坡嘗薦
之後知隰州而歿有詩寄坡云四海共知霜鬢滿重
陽能插菊花無死之日無一錢但有書三萬軸畫數
百幅耳其家藏王子敬黃柑三百顆帖坡嘗有詩與
景文云君家子敬十六字氣壓鄴侯三萬籤坡一日
語景文曰一則仲父二則仲父以何為對劉云可對
千不如人萬不如人坡為絕倒

王金陵字說之作率多牽合固不免坡公之譏建炎間

莆中鄭樵字漁仲作六書略謂象形諧聲指事會意
轉注假借從六者而生總計二萬四千二百三十五
其間惟諧聲類最多計二萬一千八百一十約以簡
易而盡得作字之義矣自說文以字畫左旁為類而
玉篇從之不知右旁亦多以類相從如彘有淺小之
義故水之可涉者為淺疾而有所不足者為殘貨而
不足貴重者為賤木而輕薄者為棧青字有精明之
義故日之無障蔽者為晴水之無溷濁者為清目之

能明見者為睛米之去麤皮者為精凡此皆可類求
聊述兩端以見其凡

字學不講多因前代諱惡遂致書畫差誤漢以大德王

都於洛陽惡水能滅火遂改洛為雒故今惟書經作洛

而傳記皆作雒矣秦始皇嫌皐韻畧上聲字似皇改為罪

自出已意謂非之多則有皐也今經書皆以罪為皐

獨禮記爾雅猶有可考无字乃子雲奇字古文天屈

西北為无今易中無皆從无它書則雜之矣世字因

欽定四庫全書

游宦紀聞卷九

宋 張世南 撰

世南近於三山郡齋獲觀龍眠所作奉節圖後題云景
丈老兄持節守大名從迂吏以訪別念非仁者不能
以言為贈贈之以佛衣綾而不受贈之以紋殺而不
受戲作奉節圖以見分手之拳拳然朝廷委寄之重
雅歌長嘯無復愧於古人矣元祐坤成節日龍眠山

中人李公麟書景文即劉季孫也平之子東坡嘗薦
之後知隰州而歿有詩寄坡云四海共知霜鬢滿重
陽能插菊花無死之日無一錢但有書三萬軸畫數
百幅耳其家藏王子敬黃柑三百顆帖坡嘗有詩與
景文云君家子敬十六字氣壓鄴侯三萬籤坡一日
語景文曰一則仲父二則仲父以何為對劉云可對
千不如人萬不如人坡為絕倒

王金陵字說之作率多牽合固不免坡公之譏建炎間

莆中鄭樵字漁仲作六書略謂象形諧聲指事會意
轉注假借從六者而生總計二萬四千二百三十五
其間惟諧聲類最多計二萬一千八百一十約以簡
易而盡得作字之義矣自說文以字畫左旁為類而
玉篇從之不知右旁亦多以類相從如彘有淺小之
義故水之可涉者為淺疾而有所不足者為殘貨而
不足貴重者為賤木而輕薄者為棧青字有精明之
義故日之無障蔽者為晴水之無溷濁者為清目之

能明見者為睛米之去麤皮者為精凡此皆可類求
聊述兩端以見其凡

字學不講多因前代諱惡遂致書畫差誤漢以大德王

都於洛陽惡水能滅火遂改洛為雒故今惟書經作洛

而傳記皆作雒矣秦始皇嫌皐韻畧上聲字似皇改為罪

自出已意謂非之多則有皐也今經書皆以罪為皐

獨禮記爾雅猶有可考无字乃子雲奇字古文天屈

西北為无今易中無皆從无它書則雜之矣世字因

唐太宗諱世民故今曝暴奔皆去世而從云漏洩縲
紼又去世而從曳世之與云形相近與曳聲相近若
皆從云則泄為汙矣故又從云而變為曳也民則易
而從氏昏慙泯之類至今猶或從氏也以至如晉諱
昭改昭穆之昭為詔音秦諱政而改正月之止為
征音至今從之此何理耶

字聲有清濁非強為差別夫輕清為陽陽主生物形用
未著故音常輕重濁為陰陰主成物形用既著故字

音必重如衣施諸身為衣冠加諸首為冠衣與冠讀作平聲者其音重已定之物屬乎陰也讀作去聲者其音輕未定之物屬乎陽也物所藏曰藏人所處曰處藏平聲處上聲者輕其作去聲者皆重亦其類也胡堂長伯量記度常卿涵皇研云寶慶丙戌秋八月渝州度史君正奉詔入京過金陵出其所藏坡仙涵星硯而廬山胡泳記之曰研端石以石眼闕得名形方以今尺度之可廣四寸其表倍筵高寸有半上廣

下殺其陰容掌不啻面出玉斗為池斗之半微為窪
坡如半月用以限墨星在池者十有三下皆乘以雲
氣大者四其二近半月其二倚南壁而一復差大而
高外微綠中黃瞳如針眼而紺碧衆星此為獨勝小
者九二倚東壁二倚西壁如參商然五者中立一高
二次而三低如聚東井然汲泉滿池粲粲相輝半月
止墨玄雲黠黠而下古人制作之精如此星在陰者
二上列四字曰癸巳端嚴下三字曰子容記子容蘇

丞相頌意其初得也東壁之外有墨書子瞻二字下有三字惟泓字髣髴二不可辨西壁外子功二字史君云硯陰七字本亦未嘗刊以借觀者衆懼把玩之多遂成泯沒故李氏刊之按坡詩有以涵星硯贈范純夫侍講風月石屏贈子功中書共二首詩中模狀與此硯實合以年譜考之當在元祐八年癸酉硯後歸李才元家其孫家於成都之成都縣史君以百五十緡購得之外周以二髹匣蓋陰各有朱字紀歲月

唐太宗諱世民故今曝暴奔皆去世而從云漏洩縲
紼又去世而從曳世之與云形相近與曳聲相近若
皆從云則泄為汙矣故又從云而變為曳也民則易
而從氏昏慙泯之類至今猶或從氏也以至如晉諱
昭改昭穆之昭為詔音秦諱政而改正月之止為
征音至今從之此何理耶

字聲有清濁非強為差別夫輕清為陽陽主生物形用
未著故音常輕重濁為陰陰主成物形用既著故字

音必重如衣施諸身為衣冠加諸首為冠衣與冠讀
作平聲者其音重已定之物屬乎陰也讀作去聲者
其音輕未定之物屬乎陽也物所藏曰藏人所處曰
處藏平聲處上聲者輕其作去聲者皆重亦其類也
胡堂長伯量記度常卿涵皇研云寶慶丙戌秋八月渝
州度史君正奉詔入京過金陵出其所藏坡仙涵星
硯而廬山胡泳記之曰研端石以石眼闕得名形
方以今尺度之可廣四寸其表倍筵高寸有半上廣

下殺其陰容掌不啻面出玉斗為池斗之半微為窪
坡如半月用以限墨星在池者十有三下皆乘以雲
氣大者四其二近半月其二倚南壁而一復差大而
高外微綠中黃瞳如針眼而紺碧衆星此為獨勝小
者九二倚東壁二倚西壁如參商然五者中立一高
二次而三低如聚東井然汲泉滿池粲粲相輝半月
止墨玄雲黠黠而下古人制作之精如此星在陰者
二上列四字曰癸巳端嚴下三字曰子容記子容蘇

丞相頌意其初得也東壁之外有墨書子瞻二字下有三字惟泓字髣髴二不可辨西壁外子功二字史君云硯陰七字本亦未嘗刊以借觀者衆懼把玩之多遂成泯沒故李氏刊之按坡詩有以涵星硯贈范純夫侍講風月石屏贈子功中書共二首詩中模狀與此硯實合以年譜考之當在元祐八年癸酉硯後歸李才元家其孫家於成都之成都縣史君以百五十緡購得之外周以二髹匣蓋陰各有朱字紀歲月

及土人姓名外者已亥洋州造大方誌內者辛未杭
州後洋沈上牢坡仙元祐己巳以龍圖閣直學士左
朝奉郎知杭州至辛未二月九日除翰林承旨則內
匣為坡仙在杭作無疑距作詩為先三年耳范李後
為姍家故硯歸李云

許樞密松老嘗記黃祕書辯博之說云昔長睿父博學
好古頗得三代之遺器其鼎文有上下畫一而中重
三者長睿父識之曰此爭首也蓋著飲食有訟之戒

然則八十一首與周易準其已久矣以世南之見其器必後漢時物蓋八十一首作於子雲何緣三代時已有爭首又云初予與長睿父見古太玄於中秘書長睿父手錄藏之明年予復求之則本已亡長睿父以其所錄借予而卒予既作傳藏長睿父書襄陵埃見其子弟歸之會狄難起城陷而翰所傳玄經與凡論次周易春秋論語法言以先附便舟適免故古太玄今獨予有逮渡江留建業一夕兵變火作鬱攸被

予舍望予戟決藩籬趣去自悼死生未測而書知亡
矣然亂定使人視之則居以反風不焚諸物席卷無
遺而書獨存是歲建炎初元也未幾被召行在以書
屬家人而行家人九江復遇寇而予舟焚儀真攜書
盡亡獨太玄等以家人奉之力又免去歲客分寧邑
人得予書刻之未卒而豫章陷負書奔瀏陽值亂兵
入盡弃其裝以書夜度大光保平江月餘秋陷岳陽
游騎至平江復以書還分寧刻書乃成尚念世紛之

未艾也故屬長老清公藏諸黃龍經藏因念經之幾
絕而僅存艱虞若此使學者知斯文之不墜蓋有天
助而哀予顛沛流離萬里保有之難也而共振顯之
天人之際精感神昭則必有和同無間而福祿不量
者矣宋建炎四年秋洞霄隱吏許翰記

古太玄今不復見惜哉

龍圖馬公遵字仲塗吾郡之樂平人至和間為諫官御
史言時政多聽用國史有傳今其家藏蔡忠惠帖用
金花牋十六幅每幅四字玩其波畫令人起敬真奇

及土人姓名外者已亥洋州造大方誌內者辛未杭
州後洋沈上牢坡仙元祐己巳以龍圖閣直學士左
朝奉郎知杭州至辛未二月九日除翰林承旨則內
匣為坡仙在杭作無疑距作詩為先三年耳范李後
為姍家故硯歸李云

許樞密松老嘗記黃祕書辯博之說云昔長睿父博學
好古頗得三代之遺器其鼎文有上下畫一而中重
三者長睿父識之曰此爭首也蓋著飲食有訟之戒

然則八十一首與周易準其已久矣以世南之見其器必後漢時物蓋八十一首作於子雲何緣三代時已有爭首又云初予與長睿父見古太玄於中秘書長睿父手錄藏之明年予復求之則本已亡長睿父以其所錄借予而卒予既作傳藏長睿父書襄陵埃見其子弟歸之會狄難起城陷而翰所傳玄經與凡論次周易春秋論語法言以先附便舟適免故古太玄今獨予有逮渡江留建業一夕兵變火作鬱攸被

予舍望予戟決藩籬趣去自悼死生未測而書知亡
矣然亂定使人視之則居以反風不焚諸物席卷無
遺而書獨存是歲建炎初元也未幾被召行在以書
屬家人而行家人九江復遇寇而予舟焚儀真攜書
盡亡獨太玄等以家人奉之力又免去歲客分寧邑
人得予書刻之未卒而豫章陷負書奔瀏陽值亂兵
入盡弃其裝以書夜度大光保平江月餘秋陷岳陽
游騎至平江復以書還分寧刻書乃成尚念世紛之

未艾也故屬長老清公藏諸黃龍經藏因念經之幾
絕而僅存艱虞若此使學者知斯文之不墜蓋有天
助而哀予顛沛流離萬里保有之難也而共振顯之
天人之際精感神昭則必有和同無間而福祿不量
者矣宋建炎四年秋洞霄隱吏許翰記

古太玄今不復見惜哉

龍圖馬公遵字仲塗吾郡之樂平人至和間為諫官御
史言時政多聽用國史有傳今其家藏蔡忠惠帖用
金花牋十六幅每幅四字玩其波畫令人起敬真奇

物也世南嘗屢得觀之云梅三馬五蔡大皇祐壬辰
中春寒食前一日會飲於普照院仲塗和墨聖俞按
紙君謨揮翰過南都試呈杜公歐陽九評之當處在
何等馬五諾我精婢潤筆皆是奇事凡六十四字今
前一紙四字不存南軒先生嘗跋云蔡端明此書大
得顏平原活溪磨崖刻筆意世人但知其端嚴有法
度而不察其操縱運用妙處何異趙括讀兵書乎前
輩評端明正書為本朝第一蓋不誣也

世南嘗從親戚馬建家見洪文敏公內簡一幅與族伯
提刑云正月十九日晚間宣召從容聖語云近日郡
守辭見並詣議事堂太子封劄子來但思之甚有未
盡處盖全不見語話如何得識其賢否朕於選引郡
守自有見處幾於不傳之妙遂笑云所謂父不能以
傳之子也邁奏每見批出別與差遣人者無不合於
公論上云如張垓者觀其人材儘得一州只緣鄂渚
屯大軍有諸司却恐它費力故改與九江邁奏張垓

是臣鄉人故叅知政事燾之子其人誠如聖諭自得
改命極感聖恩至於玉音說其為人雖鄉里與之久
處者不過知之如是而陛下一見即盡其平生可謂
至當上笑而頷首觀此足知簡記不忘故詳以報此
段乃孝宗皇帝天語拜手敬觀益足以窺聰明冠倫
妙處也

階州產石品第不一白者明潔初琢時可愛久則受垢
色暗今朝廷取為冊寶等用有黃青黑綠數色取之

不窮而性軟易攻故價亦廉巴州嘉定府皆產玉石
曰巴璞嘉璞堅而難琢與玉質無異故價數倍於階
石其溫潤略與玉等叙州宣化縣亦有玉石曰宣化
璞溪源出黎雅大渡河其品最高有胭脂標瓜萋標
琢為器物白若凝脂非精鑿者不能辨峽州之上百
里間有黃牛神祠祠中多玉石皆往來賈客或牽江
人得於沙磧間者以獻有一石質黑紋白隱然龍形
作蜿蜒狀鱗角鬣纖悉備具又有如孔雀尾者是為

物也世南嘗屢得觀之云梅三馬五蔡大皇祐壬辰
中春寒食前一日會飲於普照院仲塗和墨聖俞按
紙君謨揮翰過南都試呈杜公歐陽九評之當處在
何等馬五諾我精婢潤筆皆是竒事凡六十四字今
前一紙四字不存南軒先生嘗跋云蔡端明此書大
得顏平原活溪磨崖刻筆意世人但知其端嚴有法
度而不察其操縱運用妙處何異趙括讀兵書乎前
輩評端明正書為本朝第一蓋不誣也

世南嘗從親戚馬建家見洪文敏公內簡一幅與族伯
提刑云正月十九日晚間宣召從容聖語云近日郡
守辭見並詣議事堂太子封劄子來但思之甚有未
盡處盖全不見語話如何得識其賢否朕於選引郡
守自有見處幾於不傳之妙遂笑云所謂父不能以
傳之子也邁奏每見批出別與差遣人者無不合於
公論上云如張垓者觀其人材儘得一州只緣鄂渚
屯大軍有諸司却恐它費力故改與九江邁奏張垓

是臣鄉人故叅知政事燾之子其人誠如聖諭自得
改命極感聖恩至於玉音說其為人雖鄉里與之久
處者不過知之如是而陛下一見即盡其平生可謂
至當上笑而頷首觀此足知簡記不忘故詳以報此
段乃孝宗皇帝天語拜手敬觀益足以窺聰明冠倫
妙處也

階州產石品第不一白者明潔初琢時可愛久則受垢
色暗今朝廷取為冊寶等用有黃青黑綠數色取之

不窮而性軟易攻故價亦廉巴州嘉定府皆產玉石
曰巴璞嘉璞堅而難琢與玉質無異故價數倍於階
石其溫潤略與玉等叙州宣化縣亦有玉石曰宣化
璞溪源出黎雅大渡河其品最高有胭脂標瓜萋標
琢為器物白若凝脂非精鑿者不能辨峽州之上百
里間有黃牛神祠祠中多玉石皆往來賈客或牽江
人得於沙磧間者以獻有一石質黑紋白隱然龍形
作蜿蜒狀鱗角鬣纖悉備具又有如孔雀尾者是為

石中之異忠州樂碛市出玉石舟至岸人競持來求
售有指甲紋亦有磨見白質者雖光瑩可觀然皆砒
砒也是數郡所產皆予所經歷故亦稍能識別

橄欖閩蜀俱有之閩中丁香一品極小雋永其味勝於
蜀產家君嘗手植核於小圃伺其萌茁再歲而樹壯
畏霜覆以屋又三歲高二丈許始實初如菘豆凡兩
月漸大有墮地者視之木槌子也皮可洗衣功不讓
皂角核則人以為念珠者嗚呼地土風氣之能移物

性如是耶橋踰淮而北為枳鸛鴒不踰濟貉踰汶則
死地氣使然無足多怪

後山贈二蘇公詩末云如大醫王治膏肓外證已解中
尚彊探囊一試黃昏湯一洗十年新學腸任子淵注
云按圖經本草曰合歡夜合也一名合昏韋宙獨行
方胸中甲錯是為肺癰黃昏湯治之取夜合皮掌大
一枚水煮服之其說最為牽合無義沙隨先生云晚
年因閱本草王孫味苦平無毒主五藏邪氣吳名白

功草楚名王孫齊名長孫一名黃孫一名黃昏生海
西川谷蓋指當時癖學為五藏邪氣耳取義精深如
此

莊子云夔憐虻虻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蓋謂天
機所動何可易邪夔止一足蛇雖無足行疾於虻蛇
行雖疾於虻豈如風之蓬然起於北海入於南海之
疾風雖疾而勝矣豈若目視所到為最疾目視雖疾
又不若心之所之更疾也大率推廣大勝者唯聖人

能之之意晦翁先生答或人論心之問曰心之虛靈無有限量如六合之外思之則至前乎千百世之已往後乎千萬世之未來皆在目前又曰人心至靈千萬里之遠千百世之上纔發念便到那裏神妙如此却不去養他自旦至暮只管轉展於利欲之中都不知覺此說通透極妙如莊子是從譬喻上說來且卒章不說心字故令人卒看難曉也

南溪柴先生中行字與之吾鄉前輩也以國學上舍登

石中之異忠州樂磧市出玉石舟至岸人競持來求
售有指甲紋亦有磨見白質者雖光瑩可觀然皆砒
砒也是數郡所產皆予所經歷故亦稍能識別

橄欖閩蜀俱有之閩中丁香一品極小雋永其味勝於
蜀產家君嘗手植核於小圃伺其萌茁再歲而樹壯
畏霜覆以屋又三歲高二丈許始實初如菘豆凡兩
月漸大有墮地者視之木槌子也皮可洗衣功不讓
皂角核則人以為念珠者嗚呼地土風氣之能移物

性如是耶橋踰淮而北為枳鸛鴒不踰濟貉踰汶則
死地氣使然無足多怪

後山贈二蘇公詩末云如大醫王治膏肓外證已解中
尚彊探囊一試黃昏湯一洗十年新學腸任子淵注
云按圖經本草曰合歡夜合也一名合昏韋宙獨行
方胸中甲錯是為肺癰黃昏湯治之取夜合皮掌大
一枚水煮服之其說最為牽合無義沙隨先生云晚
年因閱本草王孫味苦平無毒主五藏邪氣吳名白

功草楚名王孫齊名長孫一名黃孫一名黃昏生海
西川谷蓋指當時癖學為五藏邪氣耳取義精深如
此

莊子云夔憐虻虻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蓋謂天
機所動何可易邪夔止一足蛇雖無足行疾於虻蛇
行雖疾於虻豈如風之蓬然起於北海入於南海之
疾風雖疾而勝矣豈若目視所到為最疾目視雖疾
又不若心之所之更疾也大率推廣大勝者唯聖人

能之之意晦翁先生答或人論心之問曰心之虛靈無有限量如六合之外思之則至前乎千百世之已往後乎千萬世之未來皆在目前又曰人心至靈千萬里之遠千百世之上纔發念便到那裏神妙如此却不去養他自旦至暮只管轉展於利欲之中都不知覺此說通透極妙如莊子是從譬喻上說來且卒章不說心字故令人卒看難曉也

南溪柴先生中行字與之吾鄉前輩也以國學上舍登

紹熙庚戌甲科事寧考為秘書監初任臨川推官戊
午秋大比漕司前期取脚色必欲書委不是偽學五
字公得文移即具申云自幼習易讀程伊川之書以
收科第於新制未委是與不是偽學如以為偽不願
考漕難其報後有讒之者內臺欲加論列何公澹在
諫省曰其所守不變可罪之乎

游宦紀聞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游宦紀聞卷十

宋 張世南 撰

黃祕書長睿父之子詔紀其尊人建炎庚戌在平江園
城中失去楊凝式書一冊并其先人手書楊傳以無
別本念念不忘是歲四月復寓饒之德興太寧資福
寺偶錄道文遂見之喜甚予偶得其本恐終失墜今
紀其年譜家譜傳贊於此唐咸通十四年癸巳凝式

是年生故題識多自稱癸巳人唐天祐四年丁卯是
年夏朱全忠篡唐凝式諫其父唐相涉宜辭押寶使
涉懼事泄凝式自此遂陽狂時年三十五代史補言
時年方弱冠誤也晉天福四年己亥三月有洛陽風
景四絕句詩年六十七據詩云到此今經三紀春蓋
自丁卯至己亥實三十年則自全忠之篡凝式即居
洛矣真蹟今在西都唐故大聖善寺勝果院東壁字
畫尚完亦有石刻書側有畫像亦當時畫又廣愛寺

紹熙庚戌甲科事寧考為秘書監初任臨川推官戊
午秋大比漕司前期取脚色必欲書委不是偽學五
字公得文移即具申云自幼習易讀程伊川之書以
收科第於新制未委是與不是偽學如以為偽不願
考漕難其報後有讒之者內臺欲加論列何公澹在
諫省曰其所守不變可罪之乎

游宦紀聞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游宦紀聞卷十

宋 張世南 撰

黃祕書長睿父之子詔紀其尊人建炎庚戌在平江園
城中失去楊凝式書一冊并其先人手書楊傳以無
別本念念不忘是歲四月復寓饒之德興太寧資福
寺偶錄道文遂見之喜甚予偶得其本恐終失墜今
紀其年譜家譜傳贊於此唐咸通十四年癸巳凝式

是年生故題識多自稱癸巳人唐天祐四年丁卯是
年夏朱全忠篡唐凝式諫其父唐相涉宜辭押寶使
涉懼事泄凝式自此遂陽狂時年三十五代史補言
時年方弱冠誤也晉天福四年己亥三月有洛陽風
景四絕句詩年六十七據詩云到此今經三紀春蓋
自丁卯至己亥實三十年則自全忠之篡凝式即居
洛矣真蹟今在西都唐故大聖善寺勝果院東壁字
畫尚完亦有石刻書側有畫像亦當時畫又廣愛寺

西律院有壁題云後歲六十九亦當是此年所題此
書凡兩壁行草大小甚多真蹟今存但多漫暗故無
石刻天福六年辛丑是年六月有天宮寺題名稱太
子賓客時年六十九真蹟今在此寺東序題維摩詰
後又吏部郎榮輯家有石刻一帖無年但云太子賓
客楊凝式暮春奉板輿至自真原等語其末云清和
之月復至當是此年前後也天福七年壬寅是年有
真定智大師詩二首時年七十真蹟在文潞公家刻

石在從事郎蘇太寧家晉開運元年甲辰是年歲在
甲辰四月十五日有看花八韻時年七十二題於洛
陽一僧舍書勝上後云維晉九載今刻石在湖州前
殿中侍御史劉燾家開運二年乙巳是年五月於天
宮寺題壁論維摩經等語八月再題太子少保時年
七十三真蹟今在此寺東序并辛丑題同刻石開運
四年丁未是年二月前七月有寄惠才大師左郎中
詩三首稱會同丁未歲會同即契丹入晉改元之號

也時年七十五稱太子少傅真蹟在文潞公家刻石
在蘇太寧家周廣順三年癸丑是年於長壽寺華嚴
東壁題名時年八十一後又題院似禪心靜等二詩
稱太子少師亦應是此年真蹟今為人移去石刻亦
不存人或得舊本耳又有與其從子侍御者家問二
帖後題廣順癸丑歲孟夏月真蹟在洛陽士人家又
有判完契五十餘字在洛陽故職方郎李氏家者刻
之無年但稱七月十六日太子少師楊州名亦應是

廣順中也又家譜云唐脩行楊氏系出越公房本出
中山相結次子繼生洛州刺史暉暉生河間太守恩
思生越恭公鈞出居馮翊至藏器徙潯陽唐相楊收
之父曰遺真生四子名皆從入曰發假收嚴以四時
為義故發之諸子名皆從木假之子從火收之子從
金嚴之子從水嚴生涉涉生凝式而收乃藏器之兄
涉之伯也新五代史記唐六臣傳乃以收為涉之祖
嚴之父非也又傳云楊凝式字景度隋越公素之後

西律院有壁題云後歲六十九亦當是此年所題此
書凡兩壁行草大小甚多真蹟今存但多漫暗故無
石刻天福六年辛丑是年六月有天宮寺題名稱太
子賓客時年六十九真蹟今在此寺東序題維摩詰
後又吏部郎榮輯家有石刻一帖無年但云太子賓
客楊凝式暮春奉板輿至自真原等語其末云清和
之月復至當是此年前後也天福七年壬寅是年有
真定智大師詩二首時年七十真蹟在文潞公家刻

石在從事郎蘇太寧家晉開運元年甲辰是年歲在
甲辰四月十五日有看花八韻時年七十二題於洛
陽一僧舍書勝上後云維晉九載今刻石在湖州前
殿中侍御史劉燾家開運二年乙巳是年五月於天
宮寺題壁論維摩經等語八月再題太子少保時年
七十三真蹟今在此寺東序并辛丑題同刻石開運
四年丁未是年二月前七月有寄惠才大師左郎中
詩三首稱會同丁未歲會同即契丹入晉改元之號

也時年七十五稱太子少傅真蹟在文潞公家刻石
在蘇太寧家周廣順三年癸丑是年於長壽寺華嚴
東壁題名時年八十一後又題院似禪心靜等二詩
稱太子少師亦應是此年真蹟今為人移去石刻亦
不存人或得舊本耳又有與其從子侍御者家問二
帖後題廣順癸丑歲孟夏月真蹟在洛陽士人家又
有判完契五十餘字在洛陽故職方郎李氏家者刻
之無年但稱七月十六日太子少師楊州名亦應是

廣順中也又家譜云唐脩行楊氏系出越公房本出
中山相結次子繼生洛州刺史暉暉生河間太守恩
思生越恭公鈞出居馮翊至藏器徙潯陽唐相楊收
之父曰遺真生四子名皆從入曰發假收嚴以四時
為義故發之諸子名皆從木假之子從火收之子從
金嚴之子從水嚴生涉涉生凝式而收乃藏器之兄
涉之伯也新五代史記唐六臣傳乃以收為涉之祖
嚴之父非也又傳云楊凝式字景度隋越公素之後

唐相涉之子也天姿警悟工草隸善屬文昭宗時第
進士為度支巡官再遷祕書郎直史館梁開平中為
殿中侍御史禮部員外郎去從西都張全義辟為留
守巡官梁相趙光裔器具才奏為集賢殿直學士改
考功員外郎唐同光初以比部郎中知制誥改給事
中史館修撰判館事明宗立拜中書舍人長興中歷
右散騎常侍工禮戶三侍郎後以疾免改祕書監清
泰初遷兵部侍郎復以疾歸洛晉天福中遷太子賓

客尋除禮部尚書致仕開運中宰相桑維翰表起為
太子少保分司漢乾祐中歷少傅少師周廣順中再
請老以尚書右僕射致仕顯德初改左僕射太子太
保元年冬薨於洛陽年八十二

舊史云年八十五誤也

贈太子

太傅初凝式父祖世顯於唐至涉相哀帝時方賊臣
陵慢王室殘蕩賢人多罹患涉受命泣語凝式曰世
道方極吾嬰網羅不能去禍將及且累汝朱全忠篡
唐涉當送傳國寶凝式諫曰尊為宰相而國至此不

為無過乃更持天子印綬與人雖保富貴如千載史
筆何時全忠恐唐室舊臣不利於已往往陰訪群情
疑貳之間及禍者甚衆涉常不自保忽聞凝式言大
驚曰汝亦吾族矣凝式恐事泄因佯狂而涉以謙持
終免梁禍凝式雖仕歷五代以心疾閒居故時人目
以風子其筆迹道放宗師歐陽詢與顏真卿而加以
縱逸既久居洛多遨游佛道祠遇山水勝概輒留連
賞詠有垣牆圭缺處顧視引筆且吟且書若與神會

率寶護之其號或以姓名或稱癸巳人或稱楊虛白
或稱希維居士或稱關西老農其所題後或真或草
不可原詰而論者謂其書自顏中書後一人而已其
佯狂之迹甚著卜第於尹居之側遇入府前輿後馬
猶以為遲乃杖策徒行市人隨笑之常迫冬家人未
挾纊會有故人過洛贈以綿五十兩絹百端凝式悉
畱之修行尼舍俾造鞵以施崇德普明兩寺飯僧其
家雖號寒啼飢而凝式不屑屑也畱守聞其事乃自

唐相涉之子也天姿警悟工草隸善屬文昭宗時第
進士為度支巡官再遷祕書郎直史館梁開平中為
殿中侍御史禮部員外郎去從西都張全義辟為留
守巡官梁相趙光裔器具才奏為集賢殿直學士改
考功員外郎唐同光初以比部郎中知制誥改給事
中史館修撰判館事明宗立拜中書舍人長興中歷
右散騎常侍工禮戶三侍郎後以疾免改祕書監清
泰初遷兵部侍郎復以疾歸洛晉天福中遷太子賓

客尋除禮部尚書致仕開運中宰相桑維翰表起為
太子少保分司漢乾祐中歷少傅少師周廣順中再
請老以尚書右僕射致仕顯德初改左僕射太子太
保元年冬薨於洛陽年八十二

舊史云年八十五誤也

贈太子

太傅初凝式父祖世顯於唐至涉相哀帝時方賊臣
陵慢王室殘蕩賢人多罹患涉受命泣語凝式曰世
道方極吾嬰網羅不能去禍將及且累汝朱全忠篡
唐涉當送傳國寶凝式諫曰尊為宰相而國至此不

為無過乃更持天子印綬與人雖保富貴如千載史
筆何時全忠恐唐室舊臣不利於已往往陰訪群情
疑貳之間及禍者甚衆涉常不自保忽聞凝式言大
驚曰汝亦吾族矣凝式恐事泄因佯狂而涉以謙持
終免梁禍凝式雖仕歷五代以心疾閒居故時人目
以風子其筆迹道放宗師歐陽詢與顏真卿而加以
縱逸既久居洛多遨游佛道祠遇山水勝概輒留連
賞詠有垣牆圭缺處顧視引筆且吟且書若與神會

率寶護之其號或以姓名或稱癸巳人或稱楊虛白
或稱希維居士或稱關西老農其所題後或真或草
不可原詰而論者謂其書自顏中書後一人而已其
佯狂之迹甚著卜第於尹居之側遇入府前輿後馬
猶以為遲乃杖策徒行市人隨笑之常迫冬家人未
挾纊會有故人過洛贈以綿五十兩絹百端凝式悉
畱之修行尼舍俾造鞵以施崇德普明兩寺飯僧其
家雖號寒啼飢而凝式不屑屑也畱守聞其事乃自

製衣給米遺之凝式笑謂家人曰我固知畱守必見
調也每旦起將出僕請所之楊曰宜東游廣愛寺僕
曰不若西游石壁寺凝式舉鞭曰姑游廣愛僕又以
石壁為請凝式乃曰姑游石壁聞者撫掌凝式詩什
亦多雜以恢諧少從張全義辟故作詩紀全義之德
云洛陽風景實堪哀昔日曾為瓦子堆不是我公重
葺理至今猶自一堆灰他類若此石晉時張從恩尹
洛凝式自汴還時飛蝗蔽日偶與之俱凝式先以詩

寄從恩曰押引蝗蟲到洛京合消郡守遠相迎從恩弗恠也然凝式詩句自佳及至洛後以詩贈從恩云其題壁有院似禪心靜花如覺性圓自然知了義爭肯學神仙清麗可喜也尹洛者皆當時王公凝式或傲然不以為禮尹亦以其者俊狂直不之責也凝式本名家既不遇時而唐梁之際以節義自立襟量宏廓竟免五季之禍以壽考終洛陽諸佛宮書跡至多本朝興國中三川大寺剎率多顏圯翰墨所存無幾

今有數壁存焉士大夫家亦有愛其書帖者皆藏弃
以為清玩世以凝式行書頗類顏魯公故謂之顏楊
云贊曰唐季不綱朱晃乘時盜國一時公卿大夫迫
於凶威魚伏鼠遁能全節者無幾故大臣奉璽紱駿
奔昇之惟恐居後而凝式乃能諫父以千載史筆為
耻因茲陽狂弗與世網優游卒歲言足以厲俗智足
以全生正諫似直吏隱如愚豈特甯武子東方朔之
流乎世徒知陽狂可笑而不言其所以狂徒知墨妙

可傳而不言其挺挺風烈如此諫涉之事新舊史皆
弗書復不為立傳可勝嘆哉余因彙次筆跡遂為之
傳使百代之下知凝式者不特以工書與陽狂而已
歐公小草世不多見沙隨先生家有所藏石刻東坡跋
云文忠小草秋聲賦歸鴈亭詩當為希世珍藏而思
仲乃得之老人家箱篋間以苴藉綆纒者荆山之人
以玉抵鵲非虛言也沙隨跋其後云張湯逢君之惡
賊殺不辜獨以推賢揚善有後於漢文忠公推賢揚

製衣給米遺之凝式笑謂家人曰我固知畱守必見
調也每旦起將出僕請所之楊曰宜東游廣愛寺僕
曰不若西游石壁寺凝式舉鞭曰姑游廣愛僕又以
石壁為請凝式乃曰姑游石壁聞者撫掌凝式詩什
亦多雜以恢諧少從張全義辟故作詩紀全義之德
云洛陽風景實堪哀昔日曾為瓦子堆不是我公重
葺理至今猶自一堆灰他類若此石晉時張從恩尹
洛凝式自汴還時飛蝗蔽日偶與之俱凝式先以詩

寄從恩曰押引蝗蟲到洛京合消郡守遠相迎從恩弗恠也然凝式詩句自佳及至洛後以詩贈從恩云其題壁有院似禪心靜花如覺性圓自然知了義爭肯學神仙清麗可喜也尹洛者皆當時王公凝式或傲然不以為禮尹亦以其者俊狂直不之責也凝式本名家既不遇時而唐梁之際以節義自立襟量宏廓竟免五季之禍以壽考終洛陽諸佛宮書跡至多本朝興國中三川大寺剎率多顏圯翰墨所存無幾

今有數壁存焉士大夫家亦有愛其書帖者皆藏弃
以為清玩世以凝式行書頗類顏魯公故謂之顏楊
云贊曰唐季不綱朱晃乘時盜國一時公卿大夫迫
於凶威魚伏鼠遁能全節者無幾故大臣奉璽紱駿
奔昇之惟恐居後而凝式乃能諫父以千載史筆為
耻因茲陽狂弗與世網優游卒歲言足以厲俗智足
以全生正諫似直吏隱如愚豈特甯武子東方朔之
流乎世徒知陽狂可笑而不言其所以狂徒知墨妙

可傳而不言其挺挺風烈如此諫涉之事新舊史皆
弗書復不為立傳可勝嘆哉余因彙次筆跡遂為之
傳使百代之下知凝式者不特以工書與陽狂而已
歐公小草世不多見沙隨先生家有所藏石刻東坡跋
云文忠小草秋聲賦歸鴈亭詩當為希世珍藏而思
仲乃得之老人家箱篋間以苴藉綆纒者荆山之人
以玉抵鵲非虛言也沙隨跋其後云張湯逢君之惡
賊殺不辜獨以推賢揚善有後於漢文忠公推賢揚

善之功一時元老鉅公多出其門非湯所敢望其萬
一而無湯之罪今其後止有選人三數輩景德監鎮
侯得替半年未得去又選人之困者也天之報施有
時而爽可為慨嘆又云堯舜一傳已不振吾於文忠
何恨雖然令聞廣譽常若袞繡筆力千鈞常若壯夫
豈與曹蜎輩富貴宦達者同日語哉

世南仕閩中於忠定李丞相家見坡公一帖云某頓首
秋暑不審起居佳否某與兒子八月二十九日離廉

九月六日到鬱林七日遂行初約留書歐陽晦夫處
忽聞秦少游凶問留書不可不言欲言又恐不的故
不忍下筆今行至白州見容守之猶子陸齋郎云少
游過容留多日飲酒賦詩如平常容守遣般家二卒
送歸衡州至藤傷暑困卧至八月十二日啟手足於
江亭上徐守甚照管其喪仍遣人報范承務

范先去
已至梧

州范自梧州赴其喪此二卒申知陸守者止於如此

其他莫知其詳也然其死則的矣哀哉痛哉何復可

言當今文人第一流豈可復得此人在必大用於世
不用必有所論著以曉後人前此所著已足不朽然
未盡也哀哉哀哉其子甚竒俊有父風惟此一事差
慰吾輩意某不過旬日到藤可以知其詳續奉報次
尚熱惟萬萬自重無聊中奉啟不謹某再拜元老長
官足下九月六日元老不審謂誰當考觀此足見坡
公篤愛交友留意人才為可敬嘆所謂竒俊之子名
湛字處度者也

谷簾三疊廬阜勝處惟三疊於紹熙辛亥歲始為世人所見宣和初有徐上老棄官修淨業名動天聰被旨祝髮住圓通號青谷止禪師當時已觀此泉圖於勝果寺之壁蓋未出之先緇黃輩已見特秘而不發耳從來未有以淪茗者紹定癸巳湯制幹仲能主白鹿教席始品題以為不讓谷簾常有詩寄二泉於張宗瑞曰九疊峰頭一道泉分明來處與雲連幾人競賞飛流勝今日方知至味全鴻漸但嘗唐代水涪翁不

善之功一時元老鉅公多出其門非湯所敢望其萬
一而無湯之罪今其後止有選人三數輩景德監鎮
侯得替半年未得去又選人之困者也天之報施有
時而爽可為慨嘆又云堯舜一傳已不振吾於文忠
何恨雖然令聞廣譽常若袞繡筆力千鈞常若壯夫
豈與曹蜎輩富貴宦達者同日語哉

世南仕閩中於忠定李丞相家見坡公一帖云某頓首
秋暑不審起居佳否某與兒子八月二十九日離廉

九月六日到鬱林七日遂行初約畱書歐陽晦夫處
忽聞秦少游凶問畱書不可不言欲言又恐不的故
不忍下筆今行至白州見容守之猶子陸齋郎云少
游過容畱多日飲酒賦詩如平常容守遣般家二卒
送歸衡州至藤傷暑困卧至八月十二日啟手足於
江亭上徐守甚照管其喪仍遣人報范承務范先去
已至梧
州范自梧州赴其喪此二卒申知陸守者止於如此
其他莫知其詳也然其死則的矣哀哉痛哉何復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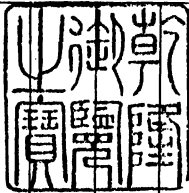
言當今文人第一流豈可復得此人在必大用於世
不用必有所論著以曉後人前此所著已足不朽然
未盡也哀哉哀哉其子甚竒俊有父風惟此一事差
慰吾輩意某不過旬日到藤可以知其詳續奉報次
尚熱惟萬萬自重無聊中奉啟不謹某再拜元老長
官足下九月六日元老不審謂誰當考觀此足見坡
公篤愛交友留意人才為可敬嘆所謂竒俊之子名
湛字處度者也

谷簾三疊廬阜勝處惟三疊於紹熙辛亥歲始為世人所見宣和初有徐上老棄官修淨業名動天聰被旨祝髮住圓通號青谷止禪師當時已觀此泉圖於勝果寺之壁蓋未出之先緇黃輩已見特秘而不發耳從來未有以淪茗者紹定癸巳湯制幹仲能主白鹿教席始品題以為不讓谷簾常有詩寄二泉於張宗瑞曰九疊峰頭一道泉分明來處與雲連幾人競賞飛流勝今日方知至味全鴻漸但嘗唐代水涪翁不

到紹熙年從茲康谷宜居二試問真高老詠仙張賡
之曰寒碧朋尊勝酒泉松聲遠壑憶畱連詩於水品
進三疊名與谷簾真兩全畫壁烟霞醒昨夢茶經日
月著新年山靈似語湯夫子恨殺屏風李謫仙九疊
屏風之下舊有太白書堂及有詩云吾非濟代人且
隱屏風疊之句揚子江心水號中冷泉在金山寺傍
郭璞墓下最當波流險處汲取甚艱士大夫慕名求
以淪茗操舟者多淪溺寺僧苦之於水陸堂中穴井

以給游者往歲連州太守張思順監江口鎮日嘗取
二水較之味之甘冽水之輕重萬萬不侔乾道初中
冷別湧一小峰今高數丈每歲加長鶴棲其上峰下
水益湍泉之不可汲更倍昔時矣玉汝泉在丹陽縣
練湖上觀音寺中本一小井舊傳水潔如玉思順以
淳熙十三年沿檄經田專往訪索僧威額而言此泉
變為昏黑已數十年矣初疑其給乃親往驗視果如
墨汁嗟愴不足因賦詩題壁曰觀音寺裏泉經品今

日惟存玉乳名定是年來無陸子甘香收入柳枝瓶
明年攝邑六月出迎客後至寺再汲泉又變白置器
中若雲行水影中雖不極清而味絕勝詰其故蓋紹
興初宗室攢祖母柩於井左泉遂壞改遷不旬日泉
如故異哉事物之廢興雖莫不有時亦由所遭於人
如何耳宗瑞思順之子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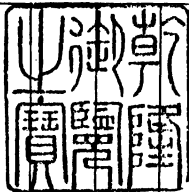


游宦紀聞卷十

到紹熙年從茲康谷宜居二試問真高老詠仙張賡
之曰寒碧朋尊勝酒泉松聲遠壑憶留連詩於水品
進三疊名與谷簾真兩全畫壁烟霞醒昨夢茶經日
月著新年山靈似語湯夫子恨殺屏風李謫仙九疊
屏風之下舊有太白書堂及有詩云吾非濟代人且
隱屏風疊之句揚子江心水號中冷泉在金山寺傍
郭璞墓下最當波流險處汲取甚艱士大夫慕名求
以淪茗操舟者多淪溺寺僧苦之於水陸堂中穴井

以給游者往歲連州太守張思順監江口鎮日嘗取
二水較之味之甘冽水之輕重萬萬不侔乾道初中
冷別湧一小峰今高數丈每歲加長鶴棲其上峰下
水益湍泉之不可汲更倍昔時矣玉汝泉在丹陽縣
練湖上觀音寺中本一小井舊傳水深如玉思順以
淳熙十三年沿檄經田專往訪索僧感額而言此泉
變為昏黑已數十年矣初疑其給乃親往驗視果如
墨汁嗟愴不足因賦詩題壁曰觀音寺裏泉經品今

日惟存玉乳名定是年來無陸子甘香收入柳枝瓶
明年攝邑六月出迎客後至寺再汲泉又變白置器
中若雲行水影中雖不極清而味絕勝詰其故蓋紹
興初宗室攢祖母柩於井左泉遂壞改遷不旬日泉
如故異哉事物之廢興雖莫不有時亦由所遭於人
如何耳宗瑞思順之子也



游宦紀聞卷十